讀通鑑論

衡陽王夫之譔

哀帝

桓溫請遷都雒陽誠收復之大計也然溫豈果有遷都之情哉慕容恪方逼呂護攻雒溫所遣援者舟師三千人而止溫果有經略中原之志固當自帥大師以鎮雒然後請遷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進圖天下夫誰信之爲此言也將以試朝廷所以荅之者而舉國驚擾孫綽陳百姓震駭之說貽溫以笑溫固曰吾一言而人皆震恐吾何求而不得哉王述曰但從之自無所至溫說折

交而周章議論之情形已早入溫之目中其云致意與公何不尋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非博綽也笑晉人之不足與人家國也夫溫以虛聲動朝廷朝廷亦豈可以虛聲應之王述之議亦虛聲也使果能率三吳兩淮之衆渡江而擣壽譙詔溫移屯於雒繕城郭修塢戍爲戰守計而車駕以次還爲溫且不能中止外可以捍燕秦而內亦可以折溫之逆志乘其機而用吾制勝之策誠百年一日之會而晉不能也燕秦測之溫諒之晉不亡者幸耳內齊而外可無變一道也處治安之世以建威銷萌之道也外無變而內可備一道也值紛亂之日以強幹弱枝之道也夫桓溫

者何足慮哉慕容恪之沈鷙苻堅之恢豁東西交逼以相吞而唯與溫相禁制於虛聲曾不念彊夷之心馳於江介也是足悲也晉不成乎其爲君臣而溫亦不固爲操懿者也

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亦天下之通喪也僅見於士喪禮而以情理推之固可通於天子天子喪禮無傳文後世執期喪達乎大夫之說以屈厭而議短喪非也哀帝欲爲所生周太妃服三年則過既而欲服服期是已江虨執服緦之說抑帝而從之邪說也天子絕期而又何緦乎爲人後而繼大宗承正統上嚴祖考而不得厚其私親此以君

臣之義裁之也故歐陽修張孚敬稱考稱皇稱帝之說紊大綱而逆公義固不若漢光武稱府君之爲允矣位號者天下之公尊非人子所得以己之尊加於其親義也若夫死而哀從中發哭踊服飾之節達其中心之不忍忘則仁也降而爲期止矣過此而又降焉是以位爲重而輕恩哉性之仁矣哀死者情也情之所自生者性也稱尊者名也名之所依者分也秩然不可干者分以定名愴然不容已者情以盡性舜視天下猶帅芥而不得於親不可以爲人霸獨非人之子與必欲等之於疏屬而薄之則何如辭天子之位而可盡一日之哀也王子母死請數月之喪而孟

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生而爲庶子莫如之何也哀帝不立乎天子之位而可致其哀非生而詘者也然則天子之位其爲帝之榷楛乎周禮殘缺而往聖之精義不傳保殘之儒徒紛紜以賊道奚足取乎

符熙之世富商逾擬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爲術堅強而禁之天下之大防二□□□□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別而先王強爲之防也夷狄之與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乃於其中亦自有其貴賤焉特地界分天氣殊而不可亂亂則人極毀華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早所

以定人極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君子之與小人所生異種異種者其質異也質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乃於其中自有其巧拙焉特所產殊類所尙殊方而不可亂亂則人理悖貧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濫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嗚呼小人之亂君子無殊於夷狄之亂華夏或且玩焉而孰知其害之烈也小人之巧拙自以類分拙者安拙而以自困巧者衒巧而以賊人拙者農圃也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然夫子未嘗輕以小人斥人而特斥樊遲惡之甚辨之嚴矣漢等力田於孝弟以取士而禮教遂衰故曰三代以下無盛治夫

以農圃亂君子而弊日如此況商賈乎商賈者於小人之類爲巧而賤人之性賊人之生爲已甚者也乃其氣恆與夷狄而相取其質恆與夷狄而相得故夷狄興而商賈貴許衡者竊附於君子者也且曰士大夫居官而爲商可以養廉嗚呼日狎於金帛貨賄盈虛子母之籌量則耳爲之聵目爲之發心爲之奔氣爲之蕩衡之於小人也尤其巧而賊者也而能溷廁君子之林乎以要言之天下之大防二而其歸一也一者何也義利之分也生於利之鄉長於利之塗父兄之所熏肌膚筋骸之所便心旌所指志動氣隨魂交神往況投於利之中終不可移而之於華夏君子

之律設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類防之不可不嚴也夫□之亂□久矣狎而召之利而安之者嗜利之小人也而商賈爲其最夷狄貪商賈而利商賈恃夷狄而驕而人道幾於永滅無磁則鐵不動無珀則芥不黏也

帝弈

慕容暐罷廕戶至二十萬以東北一隅而五十萬戶爲權貴所廕不受公家之役民戶減少則賦役偏重而民之疲弊甚矣葢夷狄之初起也上下無章貪部族之衆力以割據而瓜分之狎爲己有舊矣故暐從悅綰之請料擿還郡

懸而舉國怨咨愁嘆之亡自以疑羣咨亟使外叛而致敗既非罷癃戶之所致國無紀而民困積弊雖去而害已深故付竪假仁義以動衆而席捲之則悅術之言亦憾其不然爾嗚呼豈獨夷狄之不綱者為然哉四海之民力自足以給天下之用而衛宗社乃上不在國下不在民居閒而為盜賊者中消也殿嘛也債帥也勳鶴也皆頑民獄卒之所依以耗國而墮軍於民者也劉悲宣一撥隱占之禁旅而怨讟已騰卒致撓敗君明臣忠卒不能施釐正者親疏遠邇之勢殊而輕重已移也其如此之浮言胥動者何哉夫此瑣瑣者之恩怨何足以繫國家之安危人主不審曾

不如慕容皝之能斷矣制之有法而慎於始且不能持於其後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中葉之主能不惑者未見其人也天下所以鮮有道之長也

桓溫伐燕大敗於枋頭申胤料之驗矣胤曰晉之廷臣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實而以孫盛陽秋直書其敗觀之則溫之敗晉臣所深喜而樂道之者也會稽王昱不能自强而徒挹人之軌己王彪之輩能正焉嗚呼人之瑣尾而偷也亦至是哉秦檜之稱臣納賂而忘讎也豈岳飛之勝而毒宋也飛亦未決其能滅金耳飛而滅金因以伐宋其覩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視皋亭湖落網門魍

驕與肉無依者又奚若也溫亦未能舉燕之爲憂耳溫而舉燕其寡不算亦未可知也爲君相者居重以不失人望之歸盡道以得民推誠以得士以禮待溫以道馭溫御正而不驚建威以自固溫抑惡能逞志以逆而不恤天下之公討不然則王莽蕭道成因無毫髮之勳庸而竊大寶如拾芥矣庸主順臣如嬰兒之護餌而徒忌其姊娣何能安於位以有爲乎處堂以嬉授兵柄於溫而又幸其敗溫之怨且深其轢朝廷也益甚故會稽立而憤盈以逞非其死之速也胥必移社於桓氏矣含夷夏之大防識君父之大怨徒爲疑忌以沮輿成功庸主具臣之爲天下僇胥宋如

合二轍亦古今之遺憾已春秋予桓文之功諱召王請隧之道聖人之情見矣若孫盛之流徇流俗而矜直筆幸災樂禍亦惡足道哉

王猛請慕容垂之佩刀紿其子使叛逃期以殺垂司馬溫公譏其非雅德君子所爲何望猛之厚而責之薄也猛者亂人之雄者耳惡知德哉猛以桓溫爲不足有爲而不歸晉將謂苻堅之可與定天下乎乃堅亡而晉固存果孰短而孰長邪使猛隨溫而東也歸晉也非歸溫也猛而果有定天下之略則因溫以歸晉而因可用晉以制溫然則其不隨溫而東乃智量出乎溫之下而欲擇易與者以獲富

黄耳慕容垂亦慕容評以鬻薪賣水之猥賤而握重兵
猛滅之非智勇之絕人摧枯折朽之易也苻堅之不欲殺
垂猛覺能問之而徒爲搆亂慝其權而已矣其誓三軍曰
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内外受爵明君之廷稱觴父母之
室不亦美乎猛之涯量盡於此矣紿無知之稚子而陷其
死商鞅張儀之術也朱子曰三秦豪傑之士非猛而誰伏
戈矛於談笑激叛亂以殺人妾婦耳奚豪傑之云

偽文帝

偽文爲瑯邪王相晉五年桓溫外拒燕秦内攻袁瑾而猜
忌不相爲援蓋其惡溫而忌之夙也既惡溫矣抑不能樹

皆能修備禦以制溫溫視之如視肉徒有目而無手足故然之而猶擁立之以爲是可談笑而坐攘之者也蓋至於黜溫之振己以立而遂立焉則生人之心生人之氣無有存焉者矣帝奕未有失德溫誣其過而廢之於斯時也倘文既不能折之以衛奕則以死拒溫而必不立奉名義之正涕泣以矢之溫亦豈能遽殺己者如其不擇而推刃於己則溫之逆受衆惡而不足以容卽令己殺而溫篡亦可無咎於天下乃雖靦然南面而旋隕天年位與壽皆朝露耳等死也爲晉恭齊順之飲酖何如誓死不立以頸血報宗社哉溫賊也倘文相其君而篡之亦賊也賊與賊以智

力為勝負而不敵者受吞必然之勢也病而一日一夜四發詔召溫入輔遺詔且云君自取之乃語王坦之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非但闇弱如謝安所云似惠帝者耳得一日焉服袞冕正南面而心已慨易其忌溫之心而藏溫不忘樂以祖宗之天下奉之而酬其惠也洵哉簡文之為賊也

孝武帝

簡文以懿親任輔相而與賊同逆尸天子之位名器在其手而唯其所與雖有王彪之謝安王坦之忠賢而無可如何也天不能逆使之遽殂而諸賢之志伸矣坦之裂詔擬

之詔惟簡文爲疾不能與之爭也太子者廷臣欲待溫處分太子旣立太后猶有居攝之命彪之抗議不從溫入朝謝安談笑而覷之若無惟簡文之已死也孝武方十歲抑非英武之姿諸賢之志可伸而於簡文也則不能但責簡文以闇弱豈其出於十歲嬰兒之下乎故謂簡文與人同逆而私相授受非苛論也簡文篡而彪之不能止者溫與之協謀內外之權交失也簡文死溫雖有淫威而內無爲之主者於是彪之乃得忼慨以正之謝安乃得從容以潛消之不足爲深憂矣簡文居中以掣曳諸賢之困不在逆臣而在篡謚晉祚未終天奪匪人之速亦快矣若桓溫

若無偽文則雖十歲嬰兒而亦不能奪固在諸賢局量之中
而非能讒詒雖決裂而成乎尊亦必有以處之矣
嗚呼人苟移情於富貴而沈溺以流焉何所不至哉天子
之尊四海之富亦富貴也籤尉之秩百金之獲亦富貴也
垂至於死而有一日得焉猶挫心引吭以幾幸之不知其
何所為也不知其何所利也垂至於死而不已人而不仁
將如之何哉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大耋矣何
嗟乎若之求得利之未遂焉俄而嗟矣俄而並忘其嗟而
挫未冷之心引將絕之吭以忠弋獲矣有涯之日月賡鼓
缶之歡營營汲汲矣羈集於厥躬而不恤籤尉一天子百

金一四海也人盡如馳逢窮焉而後止嗚呼亦何所不至哉王敦桓溫皆於老病奄奄且暮且死之日而謀篡不已以爲將貽其子孫則王含王應奴隸之才敦已知之桓熙弱劣元方五歲溫亦知之矣王導知敦之將死起而討敦王謝諸賢知溫之將死而坐待其斃敦與溫亦何嘗不自知也其心曰吾一日而居天子之位雖死猶生嗚呼天下之不以敦溫之心爲心者吾見亦罕矣哉孟子曰萬鍾於我何加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失其本心雖然猶人生之有事也至於奄奄垂死而三者皆不任受然且數餘息以賺起而圖之是何心哉一念移於不仁內忘

其心外忘其名沈湎淫溺自不能已而不復問欲此之何爲也謀天下者曰薄尉之秩百金之獲何足以死求之也謀簿尉百金者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奉何易求焉吾所求者旦暮未死而可得也而不知其情同矣易地則皆然也幼而忘身以貪果餌長而忘身以貪溫飽相習相流愈引愈伸而不可中止自非立志於早以名義養其心而生惻悱未有老死而能忘者也苟不志於仁勿怪亂臣賊子之怙惡以沒身也

漢儒反經合道程子非之謂權者審經之所在而經必不可反也於道固然而以應無道之世則又有不盡然者毋

后之不宜臨朝豈非萬世不易之大經乎謝安以天子幼沖請崇德皇后臨朝攝政灼然其爲反經矣王彪之欲巳之而安不從彪之之所執者經也安之所行者權也是又反經之得爲權也桓溫雖死揚豫江三州之軍事桓沖督之沖不終逆而克保臣節世遂以忠順歸之夫沖特不爲王含耳含之逆於未敗之前巳有顯蹟溫死人心乍變郗超之流折伏沮喪惡知沖非姑順巽以縻繫人心而徐圖之邪且沖果有懷忠效順之情當溫存日沖固與相得而爲所付託者何不可以規溫而使守臣節則沖之無以大異於溫審矣若溫旣亡而或說以誅遂時望沖不聽者不

能也非不爲也王謝諸賢非劉隗刁協之倫匹溫且不敢決於誅逐沖亦量力而止耳外人遠信其無他謝安固察見之而不早有以制之哉褚太后爲名以引大權歸己而沖受裁焉安益沈思熟慮執之堅固而彪之不能奪也或曰安爲大臣任國之安危則任之耳何假於太后曰晉之任世臣而輕新進也成乎習矣王導之能秉政也始建江東者也庾亮后族也何充則王導所引重而授以政者也至穆帝之世權歸桓氏非一日矣謝安社稷之功未著而不受託孤之顧命其兄萬又以虛名取敗安之始進抑受桓溫之辟雖爲望族無異於孤寒時望雖隆而蔡謨殷浩

備以虛聲貽笑固羣情之所不信而乍秉大權桓冲之嶽
且加以專國自用之名而無以相折則奉母后以示有所
承亦一時不獲已之大計也或曰安胡不引宗室之賢者
與之共事而授大政於婦人邪曰前而齊文之輔政其削
國權以柔靡已如此矣後而道子之爲相其僭帝制以濁
亂又如彼矣司馬氏無可託之人所任者適足以相撓固
不如婦人之易制也此之謂反經而合道又何傷哉雖然
王彪之之議不可廢也安雖不從而每歎曰朝廷大事王
公無不立決服其正也爾經以爲權權之常反經以行權
權之變當無道之天下積習深而事勢違不獲已而用之

一用而不可再者也故君子愼言權也
太元元年謝安錄尚書事除度田收租之制度田收租者晉之稗政魯宣公稅畝之遺弊也安罷之可謂體天經以定民制矣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人者以時生者也生當王者之世而生之厚用之利德之正待王者之治而生乃遂則率其力以事王者而王者受之以不疑若夫土則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興代廢而山川原隰不改其舊其生百穀卉木金石以養人王者亦待養焉無所待於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故井田之法私家八而公一君與卿大夫士共食之而君不敢私唯役民以

助耕而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使爲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助徹者殷周之法也夏則貢矣貢者非貢其地之產貢其人力之所獲也一夫而所貢五畝之粟爲之制耳曰五十而貢者五十爲一夫而貢其五也若夫一夫之耕或溢於五十畝之外或儉於五十畝之中爲之一易再易萊田之名以寬其征田則自有五穀以來民所服之先疇王者惡得有之而抑惡得税之地之不可擅爲一人有猶天也天無可分地無可割王者雖爲天之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爲己土乎知此則度而征之者人之妄也不可度而征之

者天之體也此之謂體天經矣以治民之制言之民之生也莫重於粟故勸相其民黜務本而遂其生者莫重於農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游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然而抑之而且張禁之而且偷王者亦無如民何而惟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一戶之租若干一口之租若干有餘力而耕地數有餘勤而獲粟多者無所取盈廢而棄地者無所觸減民乃益珍其土而競於農其在彊豪兼并之世尤便也田已去而租不除誰敢以其先疇為有力者之兼并乎人各保其口分之業人各勸於稼穡之事彊豪者又惡從而奪之則度人而不度田勸農以均貧富之善術利在

久長而民皆自得此之謂定民制也太元之制口收稅米三斛不問其用也不禁兼并而兼并自息舉末世之制而除之安之寧天下思深而道甚復古以型今豈一切苟簡之術所可與議短長哉

荊湘江廣據江東之上流地富兵強東晉之立國倚此也而權姦內逼邊防外匱交受制焉亦在於此居輕而御重枝強而幹弱是以權臣竊天而思竊庸人席富以忘危其不殆也鮮矣上流之勢以擬建業也則易王敦桓溫之所以莫能禦也以度楚塞爭淮表也則難舟楫之利困於平陸守險之長絀於廣野庾亮桓溫之所以出而即潰也謝

安任桓沖於荊江而別使謝元監江北軍事晉於是而有北府之兵以重朝權以圖中原一舉而兩得矣安詠詩而取訏謨遠猷之句是役也可不謂謨猷之訏遠者與江北河南之眾紀瞻嘗用之以拒石勒而石勒奔祖逖嘗用之以嚮汝雒而汝雒復所以不永其功者王導之弗能任也導之弗能任者專任王敦於上流而不欲權之分也紀瞻一出而不繼祖逖始成而終亂王敦桓溫乃挾荊湘以與晉爭內亂而外荒積之數十年矣安起而收之雖使桓沖牧江荊而自脊揚豫北府兵彊而揚豫彊於江荊勢之所趨威之所建權歸重於朝廷本根固矣況乎中原南徙之

眾尤多磊落英多之士重用之以較楚人之僄而可蕩者相什百也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室非競以戶庭也安於是而知立國之宏規矣故淝水之役桓沖遣兵入援而安卻之示以捫江之不足爲輕重而可無藉於彼沖其能不終乎臣節哉宋高秦檜之愚也憂諸帥之彊而不知自彊殺之削之而國以終微檜死張浚任恢復而敗潰於符離無可用之兵也此殷浩之覆軌也謝元監軍江北撣將餉兵六年而後用之以破苻堅於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

先王之教覲文匿武非徒以靜民氣而崇文治也文可覿

武不可覬不可覬者不可以教教之而武黷黷則衰苟堅
作教武堂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諸將狄道也而適
足以亡其爲狄道者奬武以蕩人心而深其害氣言治者
或知其不可矣而妄人猶以迂疏詆之其適足以亡也則
人未有能信其必然者善哉岳武穆之言曰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武而可以教教者哉教之習之其志玩其氣愒其
取敗亡必矣兵之所尚者勇勇非可教而能者也所重者
謀謀非可豫設而爲教者也若其束伍之嚴訓練之勤甘
苦與共之以得士心則取之六經而已足其他詭誕不經
而適以僨軍殺將者則陰陽時日壬遁星氣之嘖嘖多言

非可進而進可乘而不乘以鬼道敗人之謀者也至於騎射技擊之法雖可習焉而精於態者不給於用口授而目營之規行矩止觀天畫地疑鬼疑神以沮其氣而蕩其心不敗何待焉自非狂狡虛妄之士孰敢任為之師自非市井亡賴竊身干進之徒孰樂為之弟子官為之制妄人嘗試焉祇以亂天下而武備日以玩而競待墜之好虛名而無實用若此類者眾矣國破身死而後人猶效之愚不可瘳一至此乎

桓沖死謝安分荊豫江三州以授諸桓桓玄之禍始於此矣安之慮桓氏已熟矣折桓沖而令其無功媿死其勢可

以漸削桓氏之權以變晉室然而爲此者有以父子名位太重貽桓氏以口實不得已而平其怨忌也夫桓氏亦豈以私怨怨安而危安者乎蓋不在桓氏而在司馬道子王國寶也二豪伏於蕭牆蠱孝武以忌安而不足以相勝則必假手殷氏以啟暴主昏相妒以周公之聖且不能弭不利孺子之口而況安乎故以知安之於此有大不獲已者在也所任者石虔也石民也伊也以爲差愈於元而可免於亂然而終不能免則安竊矣雖然安豈遂無道處此以保身而靖國乎安秉國政於此十年矣太后歸政而已錄尚書八年矣夫豈晉廷之士舉無可大受之人材使及早

而造就之以儲爲國之柱石曹沖死之後內不私之於子弟外不復假於諸桓君無可疑相無可誘而桓氏亦無所倚以爭權安之識早弗及此也則臨事周章亦其必然之勢矣量不宏而慮不周有靖國之忠而惘於大臣之道安不能免於責矣鴟鴞之詩曰既取我子勿毀我室周公長育人才之心至於疑謗居東而哀鳴忿切人才者大臣之以固國之根本者也時未有賢則敎育之不夙也不此之務惴惴然求以弭謗而貽國家之患可深惜也夫

問大於學者也問之道尤重於學也三代以下於學也博於問也寡三代以上於學也略於問也詳故稱舜之大知

好問其至矣雖然學者自爲學也問待人而其途有二有自問者有問人者自問者恐其心之所信非其身之所宜身之所行非其心之所得處事外者公理之衡也不問而不我告問而猶恐其不我告焉孜孜以求之舜之所以爲大知也聖之津梁也問人者舍其是非而求人之是非舍天下之好惡而求一人之好惡察焉而愈惛詳焉而愈誣君子之喜怒有偏者矣小人之愛憎未有不私者也急於求焉以疑其長亂國闇主猜忌之臣所以惑焉而自奪其德也愚者之狂藥也夫人之心行有小略而大詳者有名詳而實謬者有迹疏而心真者君子於此鑒之眞信之篤

不忍求人於隱曲抑不屑也而流俗之口好摘舉以矜其慧辨姦邪之醜正者勿論焉不擇人而問之則善惡互亂有所偏任則讒閒行問之君子則且對以不知問之小人則讒言而若可倚於是而賢才之心疑畏而不爲用姦僞之士塗飾以掩其惡則有讒不見有賊不知皆好問者之所必致究居官而敗其官有天下而敗天下必也故曰懲者之狂藥也舍其術之得失不考鏡於公非日取人之貞邪待左右以爲耳目其亡速於桀紂不亦傷乎范甯爲豫章太守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是道也不自問己過而問人以鬻爲聰之道也徐邈

責之門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善惡倒置讒諂並進可
不戒哉治道學術斯言盡之矣
有才皆可用也用之皆可正也存乎樹人者而已矣操樹
人之權者君也君能樹人大臣贊之君弗能樹人責在大
臣矣君弗能樹人而擧大臣以弗能有爲大臣有辭也君
不令而社稷之安危身任之康濟之功已著見而爲天下
所倚重乃及身而止不能樹人以持數世之危俾免於亡
大臣無可辭矣王導謝安皆晉社稷之臣也導庇其族而
不能公之天下故庾亮得而間之然其設也猶有郗鑒王
彪之謝安以持晉室之危雖非導之所託而樹之者猶導

也安以族盛而遠嫌不私其子弟可矣當其身而道子以亂迨其後而桓元以篡廷無端方嚴正之士居端揆以鎮姦邪不於安責將誰責而可哉老氏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安學於老氏者也故能以力建大勳之子弟使遠引以全名而宗族雖有賢者皆無列於朝右以是爲順天與廢之理與夫君子之進也有先之者其退也有後之者退而無以後之則已成之緒與身俱沒而宗社生民不被其澤既已爲公輔建不世之勳則宗社生民即厥躬之休戚矣全身而避名知衰而聽命抑豈所謂善退者哉退之難於進也久矣未退之日而早爲退之地非樹人其何以退乎或

曰時未有人也夫主雅王恭殷仲堪王珣之徒躁而敗者
皆不重也養不純也養其剛烈之氣紫括以正之崇其位
望以止其浮含此諸人者固皆可用用而皆可正者也安
弗能養以職其驕授之昏湎之主以導於誕於是乎輕慓
以從主之私而激成上下相爭之勢安存而政已亂安沒
而國已傾則舉生平之志操勳名與廟社河山而消隕安
之退一退而無餘矣天之道功成而退春授之夏冬授之
春元氣相續於無垠豫養其穉而後息其老故四序循環
而相與終古老氏不足以見此而安是之學也史魚不能
進蘧伯玉死以爲懟此則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者也

蘇省賓定士族舊籍分清濁閥戶口龍單營封蔭之戶而士民嗟怨□□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以德仁與者以德仁繼其業以威力興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冠而爲時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竊亦嚴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終尙乎威力猶一致也絀其威力則威力旣替矣竊其德仁固未足以爲德仁也父驢母馬其生爲羸羸則生絕矣相雜而類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自恃堅之敗北方瓜分而雲擾各恃其部曲以彈壓士民而用之無非濁也純乎濁而清之清者非清濁者失據人民不靖部曲離心不亡何待焉雖然天下之濁極矣威力橫行而貧弱無告固不可

以永也慕容氏以亡而拓拔氏承之以稍息喘汗歲之氣相延相俟以待隋唐則寶取亡之道又未必非天下之生機也士民怨之彼士民者又惡足與計恩怨哉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或且不及五世而無餘君子深悲其後也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劉琨不能保其軀命張駿不能世其忠貞而汾陰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石苻氏者數十年姚興稱帝於關中禮徵薛彊授以將軍之號遂降與而導之以取蒲坂悲夫志士以九族殉□□經營於鋒刃之下貽子孫以磐石之安□□之澤而子孫隕落之也虛名小利動不肖之心魂而忘其祖

父彼先世英拔峻毅之氣怨恫於幽而子孫或且以爲榮焉有如是夫姚興之盛也不如苻氏其暴也不如劉石遲之數年而興死矣亂滅矣拓拔氏尤能容我而無殄滅之憂者俟之俟之隋興而以清白子孫爲□□之士民豈遽不可然而終不及待也一失其身而歷世之流風以墜前之人亦自靖而已矣遑恤我後哉溧陽史氏以建文舊臣三世不入庠序而史鑑之名凌王鏊而上之何史氏之多幸也

安帝

晉之亡類亡於淫昏暴虐之主而晉獨不然前有惠帝後

有安帝皆行尸視肉口不知味耳不知聲者也與子之法定於立適〻〻君者皆適長而豫建爲太子宜有天下者也待廢之而更立支庶之賢者則抑淩越而爲彝倫之斁雖然爲君父者苟非寵嬖專以喪元良念宗社之安危亦奚恤哉抑非徒前君之責也大臣有社稷之任固知不可而選賢以更立焉自嫡而變國如家者所宜然也乃惠帝之嗣也衛瓘爭之矣和嶠爭之矣賈氏飾僞以欺武帝而武帝始意以不決若安帝則上下無異辭而坐聽此不知寒暑饑飽者之爲神人主夫孝武之淫昏誠無百年之慮矣而何大臣之漠然不念也司馬道子利其無知而擅之固

已于恭猶皎皎者而抑緘默以處此也何哉恭方與道子爲難恐道子執廢適以爲名而行其誅逐天下不知安帝之果不勝任而被恭以逆名恭所不敢任也道子爭權而人皆懷貳豈徒恭哉謝安且不敢任而抱東山之志舉國昏昏授天下於孽豎而胥以亡天也抑人任其咎矣夫安功在社稷言卽不庸而必無覆宗之禍何憚而不爲君父任知罪之權若恭也與其稱兵而死於劉牢之之手也則何如危言國本以身殉宗社乎見義不爲而周章失措則不勇者不可與託國信夫

公論者朝廷之柄也小人在位天下未聞其惡外臣未受

其傷而臺諫爭之大臣主之斥其姦而屏逐之則臣民安於下而忘言卽其擊之不勝而四方猶靜處以聽知朝廷之終有人而弗難澄汰也如是則不保國之無姦邪而四海無爭衡之禍公論之廢於上也臺諫緘脣大臣塞耳惡已聞於天下而倒授公論之柄於外臣於是而清君側之師起而禍及宗社劉隗刁協以苛刻失人心而王敦反庾亮以輕躁損物望而蘇峻反晉廷之臣未有持片辭以與隗協亮爭者貽逆臣以犯順宗社幾亡固有以召之也然猶曰隗協之持論非不正也庾亮之秉心非不忠也若夫司馬道子王國寶荒淫貪黷灼然爲晉之蠹賊孝武雖與

同昏既而疑忌之疏遠之矣乃在廷之士持祿取容無或以片言摘發而正名其爲姦邪者於是而外臣測國之無人以激其不平之氣王恭殷仲堪建鼓以鳴而不軌之桓元藉之以逞公論操於下而朝廷爲養姦之淵藪天下靡然效順於逆臣誰使之然邪或曰道子帝之母弟國寶居奥窔以交煽未易除也夫苟懷忠自靖則以頸血濺姦邪而何憚於强禦道子者尤昏庸而弗難控制者也孝武崩國寶抑宮門求入王爽拒之則止矣王恭反軍充以危言動之國寶即解職待罪而道子弗難殺之矣是可鞭箠使而銜勒馭者也孝武疑道子之專而徐邈進漢文淮南之

恭說國寶就王珣與謀而珣猶有卿非曹爽之游詞在廷之臣胥若此矣遠邇憤盈之氣決發以逞非特桀與仲堪則桓元之誓逆不可揜而天下從之以風靡勢之所必至也謝安沒而晉無大臣謝安爲門戶計以遐處而晉早無親臣矣諫諍之職久廢士相習於汪緩相尙以苟容晉更不得謂有羣臣矣方州重於朝廷是非操於牧督相尋而亂終六代之世假趙鞅晉陽之名以行篡弑至唐而後定故言路者國之命也言路蕪絕而能不亂者未之有也

割地以封功臣三代之制也施之後世則危亡之始禍矣而割邊徼之區以與有功之曾害尤烈焉古諸侯之有國

自其先世而已然安於侯服舊矣易姓革命而有所滅以有所建授之於功臣而大小相錯同姓異姓庶姓相間互相制而不相下抑制其貢享覲問之禮納之於軌物而厚用其材則封殖自大以窺伺神器之心無從而作然而荆吳徐越抗顏以亂中夏高宗憊於三年宣王勞於南伐迄春秋之季愈無甯日矣自秦罷侯置守而天下皆天子之土矣天子受土於天而宰制之於己亦非私也割以與人則是私有而私授之也邊徼之有閒地提封不得而畝之疑爲委餘而不足惜然而在我爲委餘者在彼爲奧區經理其物産生聚其人民未有不爲我有者也拓拔氏以秀

容川酋長爾朱羽健攻燕有功割地三百里以封之其後爾朱氏卒爲拓拔氏之憂而國因以亡非千秋之明鑒也乎□州之棄二百餘年而禍發不救胡末之考也或曰荒遠之土委諸其人若蜀滇黔粵之土官雖有叛者而旋滅其何傷非也蜀滇黔粵土夷之地本非吾有也羈縻之而已世其土服其官彼亦有保宗全世之情而不敢妄以逞一逞而固有反覆之心戀其棧豆則迫而攻之也易若士已入我職貢而以驍悍爲我立功矣取非其所世有者裨益之而長其雄心其始也徼幸而無所恤其繼也屢進而無所止一有怨隙乘事會以狂起其尚有所顧忌乎拓拔

氏虛六鎮不爲郡縣自秀容川始也禍之所必生也棄地
自棄其國齊有爽與
多故言兵者競起兵不可以言言者也孫吳之言切
勢近於事理矣而當時用之偶一勝而不足以興讓
未有能制勝者也況其濫而下者乎道不足則倚
足則倚勇勇不足則倚地地不足則倚天天不足
則鬼則敵知其舉無可倚矣倚鬼則將吏士卒交
智者知其無成而心先亂愚者幸其有成而妄
死以殉術士巫覡之妖未有免者然而術士
托於言兵者之口其說炙轂其書汗牛天下

幺故乘之以興無亂人非亂世也王凝之奉天師道請鬼兵禦賊而死於孫恩殷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以請禱而死於桓玄殷業信卜筮巫覡而死於沮渠蒙遜鬼者死之徒也與鬼爲徒而早近於死況以封疆人民倚於恍惚無實之妖邪而貽國以亡陷民於死若是者見絕於天未有不喪其身首者也殷業篤也仲堪叛也天奪其魄以迷於鬼而死也固宜王凝之淸族雅士分符治郡以此戕身而誤國不亦愚乎凝之之奉妖也曰其世奉也則王羲之不能辭其咎矣妖邪繁興附於兵家之言世所號爲賢者且惑焉郭京以陷城申甫以喪師金御史聲秉大節以不

貳於生死而亦惑焉白圭之玷也丁甲也壬遁奇禽也火珠林也乞靈於關壯繆及元武之神也皆言兵者之所倚也其書不焚其祀不毀惑世誣民亂人不可戢矣

論史者之樊權謀墮信義自蘇洵氏而淫辭邃近有李贄者益鼓其狂瀾而惑民倍烈諫則滑稽也治則朝四莫三也謀則陽與陰取也幸而成遂以誚君子之誠慤曰未可與權其反覆變詐之不儺以禍於國凶於家戮及其身則諱之而不言故溫嶠之陽親王敦而陰背之非無功於晉矣然非其早卒君子不能保其終爲晉社稷之臣也何也嚮背無恆而忠孝必薄也前有呂布後有劉牢之勇足以

戡亂而還爲亂人嗚呼豈有數月之閒俄而爲元顯用而卽叛元顯俄而爲桓元用而卽圖桓元能不禍於國凶於家戮及其身也乎劉襲曰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使牢之幸雖其詐而桓元受戮論者將許之以能權乃牢之殺元而牢之之禍晉益深君子豈受其欺哉夫君子之道成則利及天下不成而不自失其諫也用則居其位不用則去之又不然則延頸以受梟君之刃而已無可譎也其定亂也可爲則爲直詞正色以衛社稷不濟則以身殉而已死者義也死不死命也有命自天而俟之以義人之所助天之所祐故曰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易豈不可

與權者哉秉信非以全身而身或以保非以圖功而功或以成託身失所而為郗超欲自免焉則為溫嶠加之以反覆之無恆則為牢之嶠成而牢之敗牢之死而超生天之所以禍福者尤在信與不信哉論人者以是為準而已矣奬譎詐以徼功所謂刑戮之民也

蕭道成蕭衍楊堅朱溫石敬瑭郭威之篡也皆石勒所謂狐媚以取天下者也劉裕其愈矣裕之為功於天下也不一而自力戰以討孫恩始破之於海鹽破之於丹徒破之於郁洲蹙之窮而赴海以死當其時桓玄操逆志於上流道子元顯亂國政於中朝王凝之謝琰以庸劣當巨寇若

鴻毛之試於烈燄微劉裕晉不亡於桓元而亡於妖寇卽不亡而三吳全盛之勢士民所集死亡且無遺也裕全力以破賊而不恤其他可不謂大功乎天子者天所命也非一有功而可祇承者也雖然人相沈溺而無與爲功則天地生物之心亦困於氣數而不遂則立大功於天下者爲天之所不棄必矣故道成衍堅溫敬瑭威皆不永其世而劉宋之祚長至於今彭城之族尤盛若夫謝安郤苻堅而懷滄海之心郭子儀平安史而終汾陽之節豈可槩望之斯人乎裕不學者也裕之時僭竊相乘之時也裕之所事者無信之劉牢之事裕者懷逆徼功之劉穆之傅亮謝晦

也是以終於篡而幾與道成等伍當其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生死之日豈嘗早畜覬覦之情謂晉祚之終歸己哉於爭亂之世而有取焉舍裕其誰也

成敗之數亦曉然易見矣而苟非間世之英傑無能見者氣燄之相取相軋有以蕩人之心神使之回惑也天下不可易者理也因乎時而爲一動一靜之勢者幾也桓元豎子而干天步討之必克理無可疑矣然君非君相非相則理抑不能爲之伸以力相敵而力尤不可恃焉咎不察其幾哉元犯歷陽司馬休之走矣尚之潰矣元所畏者劉牢之擁北府之兵爾牢之固曰吾取元如反手牢之即有不

執之心何必不誅元而挾功以軋元顯忽懷異志以附元
甚矣牢之之詐而愚也唯劉裕見之也審故與何無忌劉
敬宣極諫牢之以決於討元斯時也剛決而無容待也幾
也元已入建業總百揆督中外布置腹心於荆江徐兗丹
陽以爲羣固而元抑矯飾以改道子昏亂之政人情冀得
少安牢之乃於斯時欲起而奪之不克而爲元所削衆心
瓦解尙思渡江以就高雅之於廣陵其敗必也敬宣且昏
焉又唯劉裕見之也猶直告牢之以不能而自還京口結
何無忌以思徐圖斯時也持重而無患其晚也幾也夫幾
亦易審矣事後而反觀之粲然無可疑者而迂疏之士執

一理以忘衆理則失之狂狡之徒見其幾而別挾一機則尤失之無他氣欲之相取相軋信亂而不信有已亂之幾也裕告無忌曰元若守臣節則與卿事之非僞說也亂有可已之幾不可逆也又曰不然當與卿圖之則元已在裕目中矣所謂閱世之英傑能見幾者如此而已矣豈有不可測之神智乎

三吳之苦飢自昔已然晉元興中承桓元閉糴孫恩阻亂之餘遂至塡溝委壑幾空城邑富室衣羅紈懷金玉而坐斃或曰俗奢亡度以使然固也而不盡然也三吳之命懸於荆江上流有變遏抑而無與哺之則立槁耳自晉之南

遐也建業挾大江而制其外三吳其腹裏也人懷其安而土著者不移僑寓者爭託於是而士民之殷庶甲乎天下地有限而人餘於地地不足於養人歷千餘年而一軌乃三吳者豈徒東晉之腹裏建業所恃以立國哉財賦之盈歷六代唐宋而於今未替則休養之以固天下之根本保全千餘年之生齒而使無凋耗爲元后父母者惡容不汲汲焉夫人衆則營作之務繁興財恆有餘而衆恆不足猶荆湘土廣人稀力盡於耕而它務不遑衆恆餘而財恆不足以此籌之則王者因土作貢求衆於荆湘而薄責以財需財於吳會而偷取其衆是之謂損益盈虛之大經因地

因人而不違其理而念此者鮮矣夫旣厚責粟於三吳矣無已則嚴遏糴之禁以互相灌注有粟者得貨賄焉有貨賄者得粟焉一王之土合以成一家之盈縮亦兩利之術也是故惡莫大於遏糴桓元之惡烈於孫恩矣夫元據上流餕三吳以弱朝廷自以爲得計矣又惡知己旣竊晉而有之則三吳者又己他日之根本也使元能撫之以乘京口之後何至一敗而無餘哉故殃人者未有不自殃者也

桓元將鎮殺北府舊將之異己者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相率奔燕秦故國而遠卽於異類爲劉裕蕭寶夤之先驅夫諸子亦各有其志行豈其豫謀此汀下之計爲藏身

之固哉迫於死而不暇擇爾雖然其爲棄入於兩閒固自取之也桓元之逆非徒禍在所必避也禍卽不及而豈忍爲之屈諸子據山陽以討元雖不必其忠於晉而固丈夫之節也何至周章失措而逃死於鮮卑邪夫劉裕亦北府之傑劉牢之之部曲也坦然自立於京口而無所懼元豈與裕無猜乎裕自有以爲裕而元不足以爲裕憂也裕之還京口也以徐圖元也乃置元不較急擊盧循於東陽而破走之旋擊徐道覆而大挫之迫盧循至晉安而又敗之未嘗一日弛其軍旅之事也爲晉用而若爲元用爲元用而實爲晉用威伸於賊兵習於戰若不知元之將篡者而

元亦無以測其從違非徒莫測也雖測之而亦無如之何也故元妻劉氏勸元除裕而元曰吾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旣思用裕亦固知裕威已建非己所得而除也元知裕之不可除故隱忍而厚待之以俟其隙裕亦知元之不能除己故公然入朝而不疑唯浹歲之閒三破妖賊所行者正所守者堅人不得而疑雖疑亦無名以制之也裕居不可勝之地而制元有餘矣嗚呼士當逆亂垂亡變危沓至之日詭隨則陷於惡躁競則迷於所嚮亦唯爲其所可爲爲其所得爲而定大謀成大事者在此全身保節以不顚沛而逆行者亦在此休之敬宣雅之舍己所必爲則

雖懷討逆之心而終入於幽谷矣英雄之畧君子有取焉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正用之可以獨立於天綱裂地維坼之日而無戎媿矣

廉恥之喪也與人比肩事主而欲於佐命之榮賞手取人之社稷以奉滋賊而北面之始於西漢劉歆公孫祿之徒其後華歆郗慮相踵焉然天下猶知指數之也幸而不遇光復之主及身爲戮而猶無與之者上有與之者天下乃不知有廉恥而後廉恥永亡王謐世爲晉臣居公輔之位手解安帝璽綬以授桓元爲元佐命元臣位司徒此亦華歆郗慮之流耳義兵起桓元走晉祀以復謐以元司徒復

率百官而奉迎安帝此誠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之匪類矣劉毅詰之逃奔曲阿正王法以誅之當無俟安帝之復辟而劉裕念疇昔之私好追還復位公然鵠立於百僚之上則其崇獎姦頑以墮天下之廉恥也唯恐不夙苟非志士其孰不相率以即於禽獸哉俄而事此以為主而吾之富貴也無損俄而事彼以為主而吾之富貴也無損奪人之大位以與人見奪者即復得焉而其富貴也抑無損獎之以敗閑喪檢而席榮寵為故物則何怪謝晦褚淵沈約之無憚無慙唯其所欲易之君而易之邪嗚呼忠與孝非可勸而可懲者也其為忠臣孝子矣則誘之以不忠不孝如

石之不受水而不待懲也其爲逆臣悖子矣則與之以忠孝如虎之不可馴而不可懲也然則勸懲之道唯在廉恥而已不能忠而不敢爲逆臣不能孝而不敢爲悖子刑齊之也而禮之精存焉刑非死之足懼也奪其生之榮而小人之懼之也甚於死天子正法以誅之公卿守法以詰之天下之士衣裾不襒其門比閭之氓望塵而笑其失據則懼以生恥始恥於名利之得喪而漸以觵其善惡之眞天子大臣所以磨礪一世之人心而保固天下者在此也手解其纍緤而復延之坐論之列兩相覵而不愧則恥先喪於上而何望其下乎裕之不戮謚也人心風俗之禍延及

百年唐黜藩威而後老姦敗國之惡習以熾借老成徇物望以為悖逆師禍將自及矣

李晟之後興於唐於是而知天道之在人心非君子徒為之說以誘人於善也易曰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人亦豈好為疑詐而與人相逆哉愛憎亂之也亦既見為可為而為之見為可言而言之則孰違背其初心而自相刺戾見可愛而移見可憎而止而後心不能以自保而棄信也且以快一時之情也愛憎者非以順物而求物之順己也求物順己而不順於物勿恤也順己者愛之而賞濫逆己者憎之而罰濫賞濫罰濫既已大傷乎人心賞

醜則得者自詫其巡取之工而不以爲恩不得者抱怏邑以不平者積矣是故履信思順者不求之物理而但求之吾情知吾情之非物理而物理在矣屬之戒諸子曰從政者猶慎賞罰勿任愛憎折獄必和顏任理用人無間於新舊計近不足經遠有餘是說也豈徒其規模之宏遠哉內求之好惡之萌以治其心與天相順循物以信三代以下不多得之於君子者而屬以偏方割據之雄能自求以求福推此心也可以創業垂統貽百世之休矣求治理而本諸心味者以爲迂也詩書所言豈欺我哉言綜核者任憎也世之言法者盡此耳言寬大者任愛也世之言恩者盡

此耳法近義而非義以妨仁恩近仁而非仁以害義秦政以刪而亡漢元以柔召亂非仁義也且非法也抑非恩也任愛而淫任憎而戾也三代之王者不立治天下之術而急於學克此心之愛憎而已矣一不學而以愛憎爲所苻堅之厚慕容垂恩不足以爲恩況諸暴虐者之淫刑以逞乎暠未嘗學者也而冥合於道學豈以文哉梁陳之主旦墳夕典而身爲僇國爲滅亡求之物而不求之己也暠雖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一心得御而太和之氣歸之貽爾後昆於無窮勿謂三代以下無其人也

殷仲文推戴桓元諂以求容哀章之徒也義兵起隨元西

走復與俱東下以抗順及崢嶸洲之敗元且誅遽乃叛元而降挾二婦人以求免此宜膺簒賊之誅而勿赦者也幸逃於死復守東陽會不振而更以出守不執權爲怨望仲文之敢爾者何也王謐爲三公而人喪其恥心故干榮之情不息也劉裕何無忌挾法而誅之而時論不協史氏尤憾裕之擅權以枉法何也謐登庸而仲文受戮裕任愛憎之情仲文死而無以服其心也雖然謐之辱人賤行疲懦無能爲者也借令重用仲文而假之以權禍豈有極哉始與元其逆者仲堪也繼爲元佐命者仲文也挾其門族與其虛譽搖動人心以恣狂逞不能有劉裕之功而篡謀更

亟天下之煽亂如沸羹愈不知其所止矣仲文之誅也茲誅桓[允]前此桓氏滅而[允]以沖之子獨免謂沖忠耳桓溫死謝安王彪之正綱紀以匡晉室北府兵彊荆江氣折沖自保其軀命不敢嘗試而遂許之以忠蛇蟄冬蟄而無毒於人其許之爲祥麟威鳳乎謝[元]破苻堅而沖鬱抑以死推此心也滅其族焉非濫也

慕容超辭卑也而無道以取死亡不足道矣苟有當於人心天理之宜者君子必表出之以爲彝倫之準則超母段氏在秦姚興挾之以求太樂諸伎段暉言不宜以私親之故降尊自屈先代遺音不可與人封逵言大燕七葉重光

其何爲豎子屈嗚呼此豈有人之心者所忍言乎超不聽而盡奉伎樂北面受詔而與禮其母而遣之超於是乎合人心之安以順天理之得矣超之竊據一隅而自帝非天命也慕容氏乘亂而世濟其凶非大統也卽其受天之命承聖王之統亦豈以天下故而棄置其親於異域哉舜之視天下也猶艸芥也非超之所企及也而不忍其親之心則充之而舜也舜與蹠之分豈相懸絕乎離乎蹠上達則舜矣然則宋高宗之迎母后而割地稱臣於女直亦許之者乎宋高不可以超自解也慕容暐之亡亡於苻氏苻氏其讎也姚氏非其讎也國非其所滅君父不爲其所俘係

超乘亂而有靑土姚興乘亂而有關中兩俱割據以彊弱相役而固無首足之分以母故而下之非忘親而自屈也而求高豈其然乎況乎其未嘗割世守之土輸歲幣以自儆僃以工伎之賤者易已罔極之昊天邪或曰超之迎母并迎其妻非純孝也嗚呼君子之求於人也可以苛察而無已乎其爲迎母矣而於妻何嫌且超卽欲迎其妻而自屈亦異於人之爲妻而屈者慕容備德隨垂反叛之日超母方娠苻堅囚之獄吏呼延平竊以逃於羌中而超生超母感平全其子母之恩爲超娶平女則呼延氏內超母子之白骨而恩亦大矣妻爲平女而屈己以迎之歸亦厚道

也而何嫌焉段暉封逆矜血氣以爭而不恤天性之恩夷
之鷙戾者也不可與岳鵬舉胡邦衡同日並論也
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輕重之衡
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義視一時之大義而
一人之義私矣以一時之義視古今之通義而一時之義
私矣公者重私者輕矣權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時而合
合則互千古通天下而協於一人之正則以一人之義裁
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時而不能交全也則不可以一
時廢千古不可以一人廢天下執其一義以求伸其義雖
伸而非萬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嚴而義愈病事是君而

爲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難義之正也然有爲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爲主者也則一人之私也子路死於衛輒而不得爲義衛輒者一時之亂人也推此則事偏方割據之主不足以爲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許以爲義而義亂去之以就有道而譏其不義而義愈亂何也君臣者義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時之人心不屬焉則義從矣此一人之義不可廢天下之公也爲天下所共奉之君君合而臣其義也而□□者義之尤嚴者也五帝三王勞其神明殫其智勇爲天分氣爲地分理以絕□於□卽以絕禽於人萬世守之而不可易義之確

平不放而無可徙者也春秋者精義以立極者也諸侯不奉王命而擅興師則貶之齊桓公次陘之師晉文公城濮之戰非奉王命則序其績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陸渾之戎猶書爵以進之鄭伯奉惠王之命撫以從楚則書逃歸以賤之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也桓溫抗表而伐李勢討賊也李勢之僭遺君臣之分也溫不奉命而伐之溫無以異於勢論者惡其不臣是也天下之義伸也劉裕抗表以伐南燕南燕鮮卑也慕容氏世載凶德以亂中夏晉之君臣弗能問而裕始有事暗主不足與謀具臣不足與議裕無所可奉也論者亦援溫以責裕一時之義

伸而古今之義屈矣如裕者以春秋之義予之可也若其後之終於篡晉而後伸君臣之義以誅之斯得矣於此而遽奪焉將聽鮮卑之終污此土而君何得爲君臣何得爲臣乎

國之將亡懼內逼而逃之夷自司馬國璠兄弟始楚之休之相繼以走歸姚興劉昶蕭寶寅因以受王封於拓拔氏日導之以南侵於家爲敗類於國爲匪人於物類爲禽蟲偷視息於人間逞其忿戾以徼幸分豺虎之餘食而猶自號曰忠孝鬼神其赦之乎夫尊則君也親則祖若考也宗祏將毀不忍臣人而去之義也雖然苟其忠孝之情發爲

義憤如漢劉信劉崇喋血以起捐脰領而報宗祊斯則尙矣若其可以待時而有爲則南陽諸劉大則帝而小則侯仇讎之首不難斮於漸臺也抑或勢無可爲而覆族之足憂乎山之椒海之澨易姓名混耕釣以全身而延支裔夫豈遂無道以處此哉然則國璠之泚上非悼宗社之亡下非僅以避死亡之禍貪失其富貴而倒行逆施以徼幸乃使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爲羞罪可勝誅乎國璠之始奔慕容氏也以桓元之篡元固可日幸俟其亡者而遽不能待繼奔姚氏也劉裕之篡固尙未成可靜俟其成敗者也不能一日處於蕭條岑寂之中望□類而分餘食廉

恥滅而大邑無遺矣丕之纂劉氏之族全矣之篡曹氏之族全山陽陳留令終而不逢刀焰劉裕纂而恭帝弑司馬氏幾無噍類豈操懿丕炎之凶懸殊於劉裕哉司馬氏投夷狄以亟病中夏劉裕之窮凶以推刃也亦有辭矣曰彼將引□□□□以蔑我□□者也而□□之主亦不爲之抱憤以興矣紀季以酅入於齊春秋無貶詞焉齊紀讎也䦨附於齊而不東走萊夷南奔句吳則猶能知其□也劉裕之纂劉穆之導之也其殺劉毅胡藩激之也不遑之士遊於帷幕而干戈起於几席亦可畏矣哉誠其爲姦雄矣旣能識夫成敗之機則亦知有名義也故孫權勸曹操

以僭奪而操有踞鑪者火之歎既畏人之指摘抑有愼動之思焉而不逞之士迫欲使之嘗試以幸得而己居其功於是揣摩情形動之以可疑而懾之以可畏則且謂天下之士業已許我而事會不得不然錢鳳郗超僅失之而詭得者多矣禍不可止矣先王收之於膠庠而獎之以飲射非以鉗束之也凡以養其和平之氣而潛消其險詐也王澤既斬士非游說不顯流及戰國蔑宗周鬭羣雄誅夷親臣斬艾士民皆不逞之士雖其攀附之私以煽亂天下嗣是而後上失其道則游士蠭起朱溫之爲梟獍敬翔李振導之也石敬瑭之進□□桑維翰導之也乃至女直蒙古

之吞噬中華皆衣冠無賴之士投幕求榮者窺測事機而
勸成之廉希憲姚樞許衡之流又變其局而以理學為捭
闔使之自躋於堯舜湯文之列而益無忌憚游士之禍至
於此而極矣故婁敬馬周不遇英主不值平世皆足以亂
天下而有餘李沆以不用梅詢曾致堯為報國解縉言雖
可賞必罷遣歸田以老其才而戢其躁聖主賢臣所以一
風俗正人心息禍亂者誠慎之也誠畏之也
開剏之君則有鄉里從龍之士播遷之主則有舊都扈蹕
之人念故舊以敦仁厚者所必不能遺也然而以傷治理
為天下害亦在此焉夫其捐棄墳墓僑居客士以依我亦

足念也而劉東以法制桀以征役則亦不忍也而抑不能
然以此席富貴圖晏安斥田宅畜僕妾人王人士王士而
蕩佚於賦役之外河潤及於姻亞登仕版則處先從國政
則處後不肖之子弟倚閥閱營私利無有厭足而新邑士
民獨受重役而礙其進取之途夫君若臣旣託迹其地恃
其財力以相給衛乃視爲新附而屈抑之以役於豪貴則
以光武之明而南陽不可問之語已爲天下所不平又甚
則劉焉私東州之衆以離西川之人心而速叛豈徒國受
其敗彼僑客者之榮利又惡足以保邪西人之子隨平王
而東遷者也譚大夫致怨於酒漿佩璲而東諸侯皆叛驕

逸者之不可長誠君天下者所宜斟酌而務得其平也晉東渡而有僑立之州郡選舉偏而賦役減垂及安帝之世已屢易世勿能革也江東所以不爲晉用而視其君如胡越外莫能經中原內不能捍禦賊誠有以離其心也劉裕舉桓溫之法省流寓郡縣而申土斷然且格而不能盡行其始無以節之後欲更之難矣

崔浩智以亡身其智也適以亡其身適以亡其身則不智莫大焉君子之所貴於智者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至於知天而難矣然而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非知人則不足以自知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卽民之

聰明明威而見天之違順則秉天以治人人之可從可違者審矣故曰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所事者君也吾義之所不得不事也所交者友也吾道之不得不交也不得不事不得不交者性也事君交友所以審用吾情以順吾性而身之得失繫焉故曰非知人不足以自知繇此言之極至於天而豈難知哉善吾知其福淫吾知其禍善而禍淫而福吾知其時時有不齊貞之以自求之理吾知其復絪縕之化無方陰陽而已陰陽之變化進退消長而已其徵為象數象數有不若而靜俟必反其用為鬼神鬼神不測而誠格不違故象數可以理貞而鬼神可以正感象數不

可以術測也鬼神不可以私求也知此者恆守而無渝則象數鬼神赫赫明明昭示於心而無所惑難究然而知此者之固無難也非是者謂之玩天而媟鬼則但儺其術而生死於術之中於人無擇於己不審不亡其身何待焉浩之見知於拓拔嗣也以洪範以天文其洪範非洪範也非以相協厥居者也其天文非天文也非以敬授民時者也及其後與寇謙之比崇淫祀以徼福於妖妄而已矣故浩之時非開治之時也而浩不知吉凶者民之聰明所察民之明威所利用者也而浩不知嗣非高帝亡非子房自以其占星媚鬼之小慧逢迎偽主因而予智焉此所謂驅之

阱而莫避也不智孰甚焉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則會
也禽非不能與於象數鬼神之靈也鵲知戊己而不知風
撼其巢燕知太歲而不知火焚其室風火之撼且焚者天
也戊己太歲象數之測也蜮能射而制於鸑梟能呪而食
於其子鸑以氣制蜮子以報食梟天也妖而射淫而呪鬼
神之姦也舍其是非而從其禍福舍其禍福之理而從其
禍福之機禽也非人矣浩之不別於人禽久矣無足道者
爲君子者捐河雒之精義而曲測其象數忘孝敬之合漠
而比昵於鬼神天在人中而不能察於知人而自知其能
賢於浩者幾何也此邵康節劉文成之所以可惜也

慕容超求救於姚興姚泓求救於拓拔嗣夫豈無脣亡齒寒之理足以動之乎然而興與嗣徒張虛聲按兵不動坐視其亡劉裕縣軍深入詬姚興擊魏兵於河上弗慮其夾攻挑其怒而終無患蓋超與泓之愚以自亡興與嗣審於進退而裕料敵之已熟也崔浩曰裕圖秦久矣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怒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其說韙矣晉國興師越數千里而攻人豈畏戰者哉竇建德輕舉以救王世充世充未破而建德先禽其明驗也攻者志於攻也三軍之士皆見爲必攻守者志於守也乘墉之人皆見爲必守兩俱不相下而生死縣於一決怒則果怒

怵則畏懼也若夫人不我侵兩相爾而我往參之君與將無致死之心士卒亦見爲無故之勢情先懈氣先不奮取敗而已矣嗚呼君子之所望於人者以禮相獎以情相好已耳非若小人之相倚以雄也己所怒而欲人怒之己所憂而欲人憂之父不能得之於子也愚者不知呼籲而冀人之爲我怒爲我憂也邪獲已而應之安足恃乎若其不揣而爲人憂怒以輕犯人者則必妄人也妄人先以自斃而發以拯人之危齊桓次於聶北能遷邢以存之而不能爲邢與狄戰吳爲蔡請全力以攻楚而夫槩先亂吳國蔡亦終滅於楚恃人而忘己爲人恃而捐己皆愚也君子不

入井以拯人之從則不從井以救人各求諸己而已矣嵇叔夜不能取必於子文信國不能喻志於弟忠孝且然矣顔淵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己瞠乎其後矣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學問且然矣況一己之成敗利鈍而恃人之我援哉明者審此自彊之計決而不怨他人之不我恤而後足以自立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情也勢也卽理也不得而怨何其晩也

劉裕初自廣固歸盧循直逼建康勢甚危而裕方要太尉黃鉞之命朱齡石方伐蜀破賊與否未可知也而裕方要太傅揚州牧之命督諸軍始發建康以伐秦滅秦與否未

可知也而裕方要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則胡不待膚循已誅譙縱已斬姚泓已俘之日始挾大功以邁主而服人乎此裕之狡於持天下之權而用人之死力也夫能用人者太上以德其次以信又其次則惟其權耳人好逸而不憚勞人好生而不畏死自非有道之世民視其君如父母則權之所歸羣依附之以取利名而已裕若揭其懷來以告衆曰吾且爲天子矣可以榮人富人而操其生死者也於是北歸之疲卒西征之孤軍皆倚之以効尺寸而分利祿如其不然則勞爲誰勞死爲誰死則嚴刑以驅之而不奮裕有以揣人心而固持之劉穆之雖狡且不測其機而欲

待之凱還之日其媿懼而死者曾不遠也因是而知晉之必亡也久矣謝太傅薨司馬道子父子昏愚以播惡而繼以飢飽不知之安帝雖積功累仁之天下人且去之況晉以不道而得之延及百年而亡已晚乎晉亡決於孝武之末年人方周爰四顧而思爰止之屋裕乘其閒以收人望人胥冀其爲天子而爲之効死其纂也時且利其纂焉所惡於裕者弒也篡猶非其大惡也

劉裕滅姚秦欲留長安經畧西北不果而歸而中原遂終於淪沒史稱將佐思歸裕之飾說也王沈毛傅之獨留豈繫不有思歸之念乎西征之士一歲而已非久役也新破

入國子女玉帛足盈其心梟雄者豈必故土之安乎固知欲留經略者裕之初志而遽欲東歸者裕之轉念也夫裕欲歸而急於篡固其情已然使裕據關中撫雒陽捍拓拔嗣而營河北拒屈丐而固秦隴平沮渠蒙遜而收隴右勳愈大威愈張晉之天下其將安往曹丕在鄴而漢獻遜奉以璽綬奚必反建康以面受之於晉廷乎蓋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奪而無志於中原者青泥既敗長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舉止之者謝晦鄭鮮之也蓋當日之食佐命以弋利祿者既無遠志抑無定情裕欲孤行其志而不得則急遽以行篡弑裕之初心亦細矣裕

之爲功於天下烈於曹操而其植人才以贊成其大計不如操遠矣操方舉事據兗州他務未遑而亟於用人逮其後而丕與叡猶多得剛直明敏之才以匡其闕失裕起自寒微以敢戰立功名而雄傑自喜與士大夫之臭味不親故胡藩言一談一詠搢紳之士輻湊歸之不如劉毅當時在廷之士無有爲裕心腹者孤特一機巧汰縱之劉穆之而又死矣傅亮徐羡之謝晦皆輕躁而無定情者也孤危遣處於外求以制朝廷而援接以天下也既不可得且有反面相噬之憂此裕所以汔濟濡尾而僅以偷安艸竊終也當代無才而裕又無馭才之道也身殂而弑奪與況望

其能相佐以成底定之功哉曹操之所以得志於天下而待其子始篡者得人故也豈徒姦雄爲然乎聖人以仁義取天下亦覩其人而已矣

恭帝

赫連勃勃徵隱士韋祖思而殺之暴人之恆也祖思不免於死凡尸隱士之名以處亂世而無其實者幸而不死殆行險以徼幸之徒與祖思之殺以恭懼過甚而逢勃勃之怒恭懼非死道也故莊周人閒世有養虎之說動色相戒譬諸游羿之彀中誠哉其言乎而非也若周之說亦懼已甚而與死爲徒者也孔子之於陽貨義不屈而身不危雖

聖人哉而固無神變不測之用求諸己而已君子之於人也無所傲無所徇風雷之變起於前而自敦其敬信敬者自敬也信者自信也勿論其人之暴與否也貞敬信者行乎生死之塗而自若恂慄以居心而外自和初無與鬬也其於暴人也遠之已夙矣不可遠而居正以自持姚興之與勃勃又奚擇焉嗚呼卽不幸而終不免於死矣以正死以諂死而死均以正處死者不猶愈乎以正為道其與死遭者常也不免者變也以懼而諂諂而死蹈乎死之道也卽不死而生理不足以存幸而免也剛柔之外有自立之本而後行乎進退而不迷莊周之說亦會其自立者以憂

天下而徼幸乎免者爾又惡知祖思之恭懼非聞莊周之說以戒心於羿彀而增其慤怯哉乃若祖思之稱隱士之名而亡實則於其行見之矣處夷狄爭亂之世一徵於姚興再徵於勃勃隨聲而至既至而不受祿以隱爲顯名厚實之陋蹤之徒也中夏無主羣虜遞胡迭爲雄長而桓溫劉裕兩入關中獨不可乘其時以南歸邪如曰溫與裕不可託也則管寧歸漢亦何嘗受羈絡於曹操乎如其不能身絕天下之交口絕天下之言莫爲之先容者與與勃勃抑豈能有獨知之契以相求於夢寐哉

人之不肯有賢者以相形見賢而反求之己改而從之上

也雖弗能改猶知媿焉而憎其不善矣也以其相形忮忌
而忌害之小人之惡甚矣然其忮忌之者猶知彼之爲賢
而慙己之不肖則抑其詬惡之心銷沈未盡橫發而狂者
也若夫與賢者伍己之不肖無所逃責而坦然忘媿觀賢
者之痛哭流涕以哀世者若弗聞焉若弗見焉進不知改
退不知忌而後羞惡之心蕩然無餘果禽獸矣非但違之
不遠矣劉裕篡晉而徐廣流涕此涕也豈徐氏之私戀而
靄然傷心者乎通國之變盈廷之恥苟有人之心者宜於
此焉變矣謝晦者晉之世臣也從容謂廣曰徐公得無小
過廣曰君爲宋佐命身是晉遺臣悲歡固不可同則已置

晦於人倫之外而絕之矣晦亦若置廣於物理之外而任之無媿也無忌也人自行禽自飛蘭自芳蕕自臭同域而不驚同時而不掩嗚呼天下若此而君子所以救世陷溺之道窮矣微獨晦也宋君臣皆夷然聽廣之異己而無忌之者嗣是而劉彧蕭道成蕭衍相襲以怙爲故常君臣義絕廉恥道喪置忠孝於不論不議之科爲其所爲而是非相忘於無迹不知者以爲其寬厚亦知其天良滅絕之已極哉曹操之殺孔北海司馬昭之殺嵇中散恥心存焉至於晉宋之際而蕩盡已無餘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陶元亮之悲豈徒爲晉室之存亡哉

讀通鑑論卷十四終